

下雪的夜里，好像总容易发生点什么，叫人心神不定。

《烂柯山》里，朱买臣被逼着写休书的那晚，是雪夜。若不是他没能捡到御寒的柴火，崔氏还会下狠心赶他走吗？

《红楼梦》里，芦雪庵联诗倒是痛快明媚，还撸了那么多鹿肉串，过瘾过瘾。不过，你还记得吗？前一天，贾宝玉惦记着天不下雪，一夜不曾合眼。

最惊心动魄，还是《水浒传》里的风雪山神庙。林冲别了店小二，去草料场报到。记得书里说，“彤云密布，朔风渐起，却早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一个卷字，书里的人忐忑不安，看书的人心中一紧。千里以外的娘子其实已经死了，而他的仇人正在谋划着，要他的性命。啊呀，林冲，你要小心啊。小时候听书，到这一回，居然不忍听下去。隔日问外婆：哪能呀！林冲活了没有？因为我知道，林冲实在太能忍了。后来看了京剧《野猪林》，李少春的林冲，眉宇间杀气太重，但那一段唱，实在精彩：“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彤云低锁山河暗，疏林冷落尽凋残。往事萦怀难排遣，荒村沽酒慰愁烦。望家乡，去路远，别妻千里音书断，关山阻隔两心悬……”这一段，一字一句不算精彩，然而唱下来，真是气象万千。陌路的英雄，终究还是英雄吧。不过，虽然紧张，还是一直会想，用葫芦装的热酒，必定比别的更有风味，配

雪夜

李舒

了牛肉吃，这是风雪夜唯一的安慰吧。林冲的雪夜里刀光剑影，张岱的雪夜，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见这段文字之前，我一直以为张岱是个爱热闹的人，接踵摩肩处有他，锣鼓喧天处有他，沸反盈天处有他。你们去看他的《二十四桥风月》《虎丘中秋夜》《扬州清明》《西湖香市》诸篇，均在游刀有余中声光相乱、斑驳错落，又节节有制。却不知道，人群散去，天地大静，一缕清笛一弯残月，静坐，亦有他。

然而论“痴儿”，我还是最喜欢《金瓶梅》里，西门庆在李瓶儿处吃酒，那边潘金莲在屋里“雪夜弹琵琶”。猛听得房檐上铁马儿声响，只道西门庆敲的门环响，叫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错了，是外边风起，落雪了。”

闻者落泪。你们觉得，一个完美的雪夜，应该是怎样的？

乐宫的道教壁画，不正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吗？由风陵渡北上不远，便是永济，闻名遐迩的鹳雀楼、普

娘路过此地，被这里壮丽的景色所吸引，停下来梳妆整容，流连忘返，她驻足的山崖被后人称为“梳妆台”。然而，传说很美丽，现实很惨淡。上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黄河

中游洪水泛滥的痼疾，国家启动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重大水利工程——修建三门峡大坝，随着工程建设的需要，“三门”和梳妆台已经与三门峡大坝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河儿女重整的梳妆台——三门峡大坝已经焕然一新。当我下乘电梯到达奇峻的张公岛上，眺望曾是梳妆台方向的石壁，以及屹立在河心中的那块千年不倒的“中流砥柱”巨石，几分遐想，如许壮美，都定格在了脑海中。

黄河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它不只用来欣赏游览，与人们建立精神上的联系，让人产生身份归属感，也可提供舟楫之利，化天堑为通途，方便人员的往来与物资的流

网约车行驶在通往三门峡大坝的公路上，透过车窗外道路旁的绿化带和稍远些的灌木丛，出现了一条水质清澈

的河流，对岸的山峦树木间则错落排列着各种建筑，我

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便问司机：“这就是黄河吧？”他回答：“是啊。”我接着追问：“那对岸就是山西运城了？”他又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不禁怦然心动，想起了出发前看地图时的情景。

此次豫晋陕之旅，我本来并没有把山西安排在计划之内。我的打算是，看完了函谷关和三门峡大坝，随即西入陕西渭南，去观览秦国东进中原统一中国必须守住的第一个雄关险隘——潼关。但我在查看地图时发现，河南三门峡市与山西运城距离非常近，仅隔着一条黄河。河对岸的芮城县，那个位于晋豫陕三省交界、黄河由北到南折向东流大拐弯处的风陵渡，以及永

今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经常会有人问我：巴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对一个世纪老人来说，百年的风雨岁月岂能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一个作家丰富的心灵，又怎能用简单的词语来总结？但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点滴小事却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不妨讲两件他的小事吧。

一件是作家巴老梅先生所讲的。1980年春天，邓友梅任生的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中，邓友梅担任代表团的秘书，一些杂务当然包在他身上。代表团抵日便有活动。但是，这时却发现，团长巴金的行李没有随机来到东京，而是托运到上海了，而巴老出席活动的西装就在里面！邓友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巴老的严厉批评，甚至准备接受处分，因为外交上无小事，这样的事情说小是小，说大也真够他受的。没有想到巴老得知

情况后，不但没有发火，而是和气地说：没关系，找一位与我身材差不多的人借一套就行了。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几十年前的旧事，某年的11月25日，即巴老生日的

这就是巴金！在他的一生中，这的确是小事，我甚至都怀疑跟他重提，他自己都未必记得很清楚。像他这样的名人、“大人物”是怎么对待“小人物”的。越是伟大的、高尚的人，在生

活中越普通、越朴素，巴金的两件小事不正说明了这两点吗？小时候，尚是“四少爷”的巴金，就得到了母亲爱的教育，包括对家里仆人的爱；长大后，有了信仰，他更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正义。对于他来讲，这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行动。在这一点上，巴金的确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为巴金演奏，是希望让经典作品更近些，更近些。

服务员——他不是敷衍，而是非常认真。他真诚地对待朋友，也是平等地对待、尊重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这的确是小事，我甚至都怀疑跟他重提，他自己都未必记得很清楚。像他这样的名人、“大人物”是怎么对待“小人物”的。越是伟大的、高尚的人，在生

活中越普通、越朴素，巴金的两件小事不正说明了这两点吗？小时候，尚是“四少爷”的巴金，就得到了母亲爱的教育，包括对家里仆人的爱；长大后，有了信仰，他更追求人与人的平等、社会的正义。对于他来讲，这些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点滴行动。在这一点上，巴金的确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为巴金演奏，是希望让经典作品更近些，更近些。

晚街

林雪

人们在街上走着，闲散的，无目的的，平淡的，走过来的和走过去的。恋爱中的男女，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们互望着的眼睛，他们倾听着的姿态，尽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精神和心灵都还柔嫩着新鲜着，都还没被命运的砂纸磨出老茧，变得理性或坚硬，也没被生活的烟火熏得褪色或油腻。

我喜欢看那些带着孩子的妇女，也喜欢看牵着手、慢慢走着的老夫老妻。对于生活来说，他们是赢家——除了死亡，再没有什么能破坏掉他们之间的默契。

小狗摇着尾巴，心情也很不错。在这条半明半暗的、暧昧的街上，晚风先吹过来，随着道路在横亘在路口的建筑前打个转，再一溜烟地吹进巷子里去了。

不对称的十字街，不辨南北的十字街。小酒馆里，最后一桌客人在那里懒洋洋地唱着歌。意兴阑珊，音乐疲惫。一个身穿白T恤、形影模糊的中年男人在酒馆里唱着歌。他唱着一首沈阳的歌，但听起来，倒完全像是一个流浪汉，或者有一种战时流亡者的凄凉声音。

我们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里。路开始有了一点弧度。我喜欢道路有一点变化，比如眼前的坡道。坡度适中的路，有一种驯良的野性。走进了有200多米。正是晚饭时分。大开的窗子里传出了各种菜的味道。一边嗅着，一边就微笑起来。

在我们脚下，一团白色塑料袋突然被风吹起，平地扶摇直上。小狗被吓了一跳，向旁边闪过。迎面走来了两个边走边打手机的男孩，走到小狗身边时，矮个的那个突然把手机送到小狗嘴边，同时向着话筒里说：“哎！等着，有人跟你说话。”然后对小狗说：“说吧！”小狗不失时机地、认真地对着手机“汪汪”大叫两声。

接受你遇到的，放下你握不住的。让原本就在我们手中的事物开出花来。如此说来，我们的心情还有时间忧郁吗？我们会忙碌得很哪！

通。遗憾的是，三门峡与运城这两座隔河而居的近邻城市，至今未直通铁路。为去永济，我查阅从三门峡到永济的铁路车次信息，每天只有一列普速列车，而且必须绕道西安，要乘坐四小时，匪夷所思。于是，在三门峡大坝回酒店的路上，我同司机聊起了这个话题，他告诉我，从三门峡到运城的高铁已列入国家“十四五”高铁规划，将来会接入大(同)西(安)客运专线。他还兴奋地说，现在黄河上每年都会举行帆船和浆板比赛。

在水青水绿、滔滔奔流的黄河上，千帆竞渡，百舸争流，那是何等壮观别致的景象啊！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篆刻) 袁国强



陈萨的演奏一贯稳定，确实如此。她长久以来保持着高水准和出色的演奏状态，几乎无可挑剔。然而，在她的演奏中，“恒定公式”下的“变量”才是我关注的焦点。这些细微的变化往往藏着她对作品新的洞见，仿佛无声的对话，每次演绎时都能带来不同的感受。本月在上海音乐厅的独奏音乐会上，陈萨上半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四季》，下半场则是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

柴可夫斯基的《四季》虽然短小，却处处见其精致构思，表情记号、轻响、连线和休止皆含深意，仿佛音乐画卷。陈萨的演奏也如此，突出作品的“画面感”，直接触动听众内心。比如在《一月：壁炉边》，她用低沉幽暗的音色传递出冬日的苍凉与怅惘；《四月：松雪草》中若隐若现的舞步则轻盈而温婉；《十月：秋之歌》则展示了微妙的音色变化，宛如秋风中的寂寥与诗意。整套《四季》在她的演绎下层次丰富、意境深邃，令人身临其境。

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是十九世纪钢琴文献的里程碑之作，开创了单乐章奏鸣曲的先河，其庞大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为演绎提供了广博的空间。在今年江浙之旅的参访，却让我感到惭愧，原来我对江浙的认识实在太苍白了。我们从杭州、嘉善、衢州、金华、缙云、丽水……走马观花看了一遍江浙的绿水青山，不禁赞叹江浙的绿水青山是中国人文地理上的一颗晶莹剔透的绿宝石。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西高东低，江苏省位处东南边，由于地势较低，只有一望无际的平原与星罗棋布的河流；而浙江省到处有

和往年一样，张炯带着小李以及两个女儿来看我，还拎着一箱大闸蟹。二十年前，我负责沪上一家周刊的新闻部。记者陈海燕报了一个选题：大年夜去看严重血液病的父亲，遇到了同病房的一个小伙，也是此类绝症，但是居然和护士在谈恋爱，还要谈婚论嫁。小伙就是张炯，护士就是小李。

张炯小学的时候，因为药物事故，患上了严重的血液病。身体基本失去造血功能，严重感冒就会走人，内出血立马来走人，无病无灾也随时会走人，得了这个病，最晚几年内一定走人。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得知病情的当晚，面对面立誓，这是上天的安排，此生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看护好儿子。此后，没完没了的输血，几十张病危通知书的下达，极为窘迫的经济，一家人经历了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艰辛。令人稍稍安慰的是，张炯学习很好，酷爱看书，文理兼强，能说会道。所以，私下里我们一直开玩笑，最后那一点就是他小李花到手的原由。玩笑归玩笑，记者陈海燕还是正式问了小李一个问题，为什么比谁都清楚张炯的病，还要选择和他在一起。她沉默了很久，给出了一个让我们沉默更久的答案：“因为我爱他。”

爱情和生计是永恒的矛盾。小李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是不折不扣的美人，追求者甚多，父母肯定不愿意这门婚事。张炯看病都拮据，结婚费用何处着落。最后，报社揽下了这桩婚事。陈海燕负责说服女方父母，负责推介饭店的记者邓俊发了老牛阁赞助了十桌席席，我请大众汽车拿出了尚未面世的途安汽车当婚车，自己当驾驶员。

结婚后，为了摆脱贫困，张炯试着成立了一家电脑维修公司。开始生意还不错，也挣了一些小钱，就是他不顾身体如何，必须亲力亲为上门帮客户修电脑。一个大雨天，张炯因为为客户催得急，助动车开得快了一点，和一辆轿车猛烈碰撞，他直接被弹飞，落在车顶上。清醒后，他的话把对方司机吓傻了：你把我的话记录下来，快快……我是严重血液病患者，现在肯定内出血，凶多吉少。我不要你负任何责任。我公司的银行密码是……麻烦你告诉我老婆。张炯活下来了，只是再也不敢工作。挣的那些钱，在小李的坚持下，一家三口去了一次法国。那是一次连每顿饭都要算好支出的穷游。在埃菲尔铁塔下，一家再也拿不出上去的门票。张炯对女儿说，好好念书，将来挣了钱，我们一家再上去。女儿现在上高中，读书很好，和父亲一样，文艺、体育、手工样样出彩；和母亲一样，出落得很漂亮。

张炯送我的大闸蟹一定是他父母的生送给他再转送的。他父母健在，每个月从退休金里拿三千元资助儿子。和张炯一样病情的人全都走了，但是张炯依然在。他的一家一直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承诺，什么是信念，什么是坚强，什么是爱情。

绝美陈萨

林达

2015年的音乐会上，她也曾演奏过此曲，那时陈萨指尖下的“梅菲斯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是真正的魔鬼，仅开篇的两个音符便隐约流露不祥，随之而来的则是一场激战，或许也是陈萨的长篇独白。那独白中有狂烈的爆发，也有内心的呢喃，令人屏息。如今十年过去，这段独白随岁月沉淀出新的含义。陈萨的演绎显得从容老练，乐句处理自信大胆，挥洒自如，尤其是她对“声音与声响”的独特设计。开头的两句旋律中可感受到“恶魔表情”的微妙变化，这是通过声音共振的细腻转换而传达的。随后的呈示部中，她增添了更多层次，旋律深邃且充满共鸣，音响效果震撼。特别是在D大调段落，低音和弦的共振与旋律交织，构成了极具张力的音场。特别是赋格段落，是一场内在力量的蓄积，递进而充满张力，隐隐可闻“躁动”的魔鬼旋律，召唤出战争主题的再现，整个再现部犹如最终的“神魔大决战”，她将“声响的艺术”发挥到极致。这场“神魔大决战”一直延续到尾声，仿佛“陨灭与轮回”，如一幅多维度的恢宏画卷。

仙都缙云

廖书兰

山有水，当你开着车时，随意地转一个弯，即如进入一幅幅天然的中国画山水中。我们都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深入人心的话所影响，认为苏州、杭州的美是“中国第一”。这次随着参访团，自与江苏交界的浙江东部到与安徽、江西交界的浙江西部，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一路上的风景都是青山绿水、白云冉冉、雾霭蒙蒙，尤其是云雾缭绕的“缙云仙都”，这里远离了红尘俗世，是难得的一块人间仙境。缙云是全国唯一以轩辕黄帝命名号名的县。缙云仙都是古今文人墨客神往之地。宋朱熹两度在仙都独峰书院讲学，当世人情迷于苏杭的风光，又何不看一眼缙云仙都的脱俗灵气？

惊世爱情

黄飞珏

